

# 洞洞館裡的你、我、他

文·圖／屈慧麗

洞洞館位於臺大羅斯福路大門入口左側，遠望像三合院式的建築，農業陳列館在中間，人類系館和農經推系館分據左、右，似雙手迎接旭日、光照著庭院裡人們的生活作息。1977年入學那年，聽到學長姐介紹這是我們的家 人類系館「洞洞館」時是有些好奇的。這棟建築物最大特色是外牆不直接開窗，而是布滿筒狀琉璃瓦，光線穿越瓦筒和第二層的毛玻璃，形成一個獨特的折散現象。在人類學系讀書、上課、洗陶片，那時候我們也感受到本系與文學院其他系不同，例如考古學是研究未有文字記載時期的歷史，「非洲猿人」、「南島語族」等名詞讓人覺得陌生…，遠離大王椰林僻處校園一隅，總顯得有些孤單。

獨特之處還有地下室儲藏具有豐富歷史意義的「奇珍異寶」，再加系上老師有的還用著承傳自南方土俗研究室留下來的書桌。故事可以追溯至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的創立，從日本來到臺灣的一群優秀的地質、人類、考古、熱帶醫學、語言學者投入了所謂高砂族的研究。他們用心、勤奮，翻山越嶺取得第一手資料，甚至千方百計從原住民頭顱骨架攜回一、兩個做體質測量，故事歷歷在目…。這些珍貴的標本和圖畫陳列在洞洞館的一、二樓展示著。從希臘時代起博物館即是知識的殿堂，上人類學導論和臺灣考古學時老師常將之帶入上課，從物質文化出發總是讓人印象深

刻；那些標本引領我們循著前人的步伐，孜孜不倦的尋找與學習。

一直覺得能進入人類學系是很幸運的，那時系上人不多，上下屆都認識，坐在洞洞館門前階梯上聊天、吃蛋糕，彈彈吉他，好不快樂。那時系上大四有齊豫、大一有鄭怡。記得某一天拾取落在草地上的飛盤時，對面一起修翟老師統計學的農經系同學慌張、愁眉不展的說他們大三班代表跑完800公尺休克了…；「死亡」離青春的我們有多遙遠，我們不解怎麼會這樣呢？

對生和死，其實我們應該更容易參透，因為系上教的是異文化的比較研究、參與觀察，如何容忍、瞭解、欣賞古代的、現在的民族行為模式、風俗習慣等。說文釋「古」，故也，從十口，識前言也。不過古的另一種解釋，從字形看是盛酒的陶壺。換言之，陶壺的形象象徵了發明文字之前的早遠歷史，也就是「古」。對古代歷史的興趣日益增加，所關心的不僅在於史前人是誰，還有他們如何生活，腦海中想些什麼？其實探索考古的目的並非為仿古以做復興之舉，重要的如何應付人生現實與未來的狀況。

轉眼畢業30年了，還記得20年前李光周老師剛從國外回來推動「新考古學」，對著我們一群女生說『念考古很辛苦，你們有機會就轉行吧。』當時他的神情是親切又有些嚴肅。老師這麼說是因為考古



人類學系系刊《人類與文化》。  
(韓旭東繪圖)



李光周老師(右)與尹建中主任  
(左)。(王瑩玲提供)

學的畢業生較少有與主修直接相關的工作機會，而修完人類學後再攻讀其他專業領域較易成功，因為在現代國家中有關各社會群體的文化與考古的知識，對應用人類學或行動考古學在執行計畫時是很重要的。

記得之前到美國亞利桑那州求學選修民族學，探討古印地安文化的一堆資料讓人眼花撩亂，但其他同學卻顯得輕鬆。當然語言是因素之一，但也可能印地安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從小被納入教材中，較早接觸人類學，所以比較容易進入狀況。也由於有這種容忍和尊重異文化的教育，所以當印地安人要求保存遺址、歸還祖先遺骸時，較易獲得多數美國人的諒解與支持。同樣的，臺灣原住民文化是上天賦予這塊土地的稀有瑰寶，但八八水災過後，政府在處理原住民遷村與後續討論規劃自治區時，卻缺乏瞭解和尊重，令人遺憾！謝繼昌老師所寫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的迷思，文中充分表現對人的尊重，對創造力、以及對人追求和實現美好生活權力的重視，令人深有同感！

保羅巴恩（1996）在當代學術入門考古學中說，如果要成為一位專業的考古學家，有三條基本的途徑，大學學習人類學方面的課程，學習博

物館研究的課程，或是在地方單位文化資源管理部門工作…。轉眼間到博物館服務20年了，看到參觀的小朋友絡繹於途，頗有感觸。成長是一條長遠的路，大學匆匆4年，但影響可是長長遠遠。人生追求幸福的過程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，而價值是體現人的主體，人類學教我們期待教育、宗教和生活的革新，以謀求國家的繁榮和人民生活的幸福；在緬懷舊系館即將逝去同時，也期待我們未來的新系館，將我們的故事與傳統延續下去。☺



2010筆者在博物館介紹城市考古特展。

## 屈慧麗小檔案

1981臺大人類學學士  
 1986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人類學碩士  
 1998英國倫敦大學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碩士  
 1987-1988中研院史語所約聘助理研究員  
 2006-2007中興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  
 1989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 
 長期從事考古田野與文物研究工作，曾參與臺東卑南遺址挖掘，主持臺中南屯山仔腳、彰化福田里遺址、新竹縣犁頭山遺址及臺中惠來遺址及中興大學頂橋仔挖掘。近年來側重文化資產調查、考古對公眾的影響、博物館文物詮釋、如何向居民推廣住家附近的考古遺址與知識，以及城市考古的現在與未來意義之探討。



1980我們在岩灣出田野。  
 後排左起：黃智慧、黃虎、石瓊純、宋錦秀、許美智、瞿海良，前排右為吳偉鴻，左為筆者。